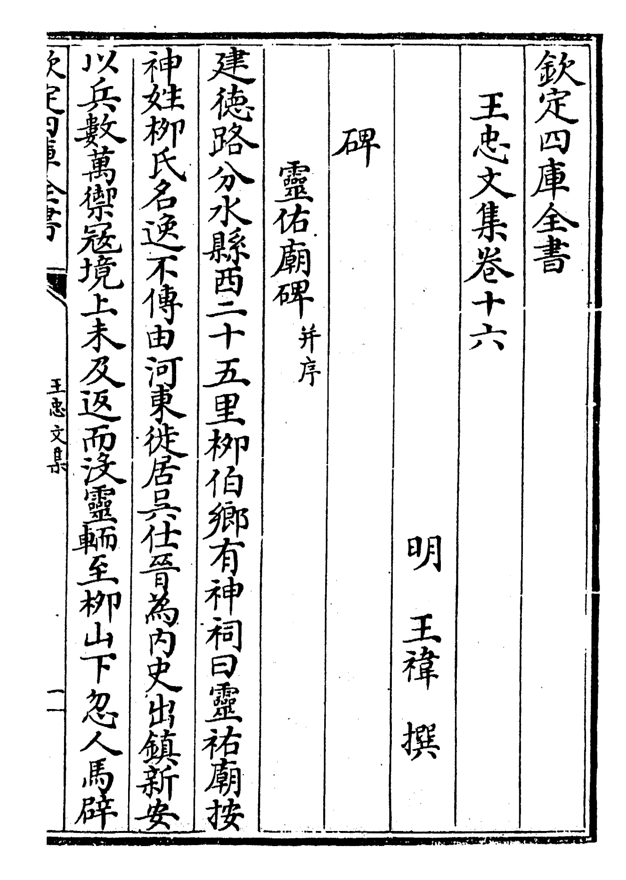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王忠文集卷十六

明 王褘 撰

碑

靈佑廟碑 并序

建德路分水縣西二十五里柳伯鄉有神祠曰靈祐廟按神姓柳氏名逸不傳由河東徙居吳仕晉為内史出鎮新安以兵數萬禦寇境上未及返而沒靈輀至柳山下忽人馬辟

易百夫挽之不動遂即其地以葬邦人相與廟而祠之廟在其山之陽盖山因神姓鄉由山名而今建德古新安郡也神既廟食兹土其護國庇民靈異之蹟甚著環數十里内未嘗有横逆之菑唐中和三年赴州觀察使劉漢宏以兵攻郡城民禱于神大風雷拔其營栅夜傳柳公兵至皆遁去乾寧三年江淮羣盜並起所至蹂躪獨畏神威不敢入郡境梁開平四年邦人欲新廟未果暴風拔大木壓棟宇盡壊而像設巋然獨存宋嘉定八年煌大作民以急禱風雷隨起驅逐靡遺

稼用無害十一年大旱縣令潘振走告祠下不旋踵而雨降歲則遂稔國朝至元十九年廟旁民徐甲刼殺鄭丙而逃捕久不獲縣官以告神已而徐甲自詣官若神使之者至大二年鄉民郎慶失物不得賊巡檢王毅復以告夜夢神手書晶字示之後三日而獲賊是歲大蝗民禱之其應如昔至正二年春夏久不雨官民合祠以禱大雨三日不止隣境大疫而縣以神故獨無死亡其冬虎狼交道人畜被害甚縣官移文于神鄉人終夜聞

人馬捕逐聲黎明無有存者矣十二年大盜羣起建德屬縣皆陷民計無所出咸惟神是訴七月七日大風雨雹境上賊悉自潰首賊來焚廟火三舉輒自滅縣官戰賊桐廬人見旗幟徧山麓旗間悉見柳字賊因大敗官軍屯本縣賊中遙見神身丈餘旗幟之見如前日盜賊以靖神之力居多馬神在五代梁貞明四年以吳越錢氏之請封尚書左僕射廣福侯唐清泰四年加封弘仁廣信王及宋賜廟號靈佑則嘉定十一年也今縣大夫

高昌君言神之靈應信不可誣而封爵號稱皆出前代亦既上狀于朝請加錫命而其本末猶未有所紀載乃考圖志及傳聞之舊使來取文維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勲節昭于前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功烈著于後徵諸祭法宜在祀典雖國家致崇極於大神之意猶闕而民之有賴於神千載如一日也是用備書其實刻銘茲碑勒諸廟門以傳示罔極銘曰

分水之墟有廟翼翼有赫大神茲土是宅振威敷化頑

洞烜欻助宣天休陰闔陽闢時踰千祀不替血食相時人民菑害靡測凶有兵刃毒有疾疫亦有旱蝗戕我稼穡我菑我患孰我屏斥僉曰嘻哉匪伊神力神力孔多曷報之德春秋來享祀事敢忒桂漿惟馨毛牲斯豳吹箎伐鼓左祝右覡導暢純精神用愉懌擁其慶祥布此福澤益庇我民護我王國維民戴神詎間今昔麗牲有碑堅則金石刻辭焯靈永示無極

黃文獻公祠堂碑銘并序

古者君子出而仕公卿之位及其退處於鄉也人稱之曰鄉先生没則相與立祠於社尸而祝之崇德美敦化原也嗚呼若吾先師文獻黄公所謂古之鄉先生者歟公諱溍字晉卿世爲義烏人登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州縣所至以廉能稱入爲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博士居六年所教弟子悉爲名人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未七十即納禄歸養遂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家食久之於是儒林宗工日就凋謝國家思用老成落致

仕以翰林直學士起公於家尋陞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復總裁國史其居經筵每進講必陳仁義道德之說在史館筆削無所阿凡朝廷大詔令大制行皆以屬於公而公獨任斯文之重爲海内所宗師未幾控辭而歸里居又數年至正丁酉年八十一而薨制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江夏郡公謚文獻儒臣之榮斯爲盛焉今行中書省臣建議謂公以精純之學羽翼聖學以典雅之文黼黻人文誠一代之儒宗百

世之師表義烏乃其鄉邑建祠致祭於禮爲宜下其事有司先是縣令胡侯既裒公文集鋟梓以傳復因門人里生之請方掄材度阯圖作祠事而省牘適下即慨然以爲己任擇吉壤繡湖之東爲祠宇三楹間而肖像其內肅賓之軒守祠之舍列于左右其外繚以崇墉樹以名木祠宇之所宜有者靡或不具歲癸夘正月甲辰落成之年月日也維宰臣分藩塡撫東土德威並著列城眞安然敬故尊賢尤爲先務是祠之建允合古誼而縣

大夫保有民社政績昭彰又能知爲政之要汲汲焉祠事之是成其於教道誠爲有補是宜勒辭麗牲之石以紀其端原若公之學術志行揆諸聖賢而無媿者其詳所在有行狀有家乘墓隧有碑銘太常有謚議國史有列傳兹不復書銘曰

山英川靈孕氣淑清鍾爲名賢維公有作顯顯文學聞譽昭宣其學之長内聖外王喬嶽澄淵其文之精玉振金聲入神出天用以名世邦家之瑞絶後光前國有老

成是曰典刑當宁載延文儒所職金匱石室廣夏細旃

控辭歸休優游林邱德義彌尊邱典孔崇于飾其終光

賁重泉乃作祠宇碩碩其礎繡湖之堧公像在堂歲時

烝嘗率禮弗愆道爲世師人懷教思有弗揭虔勒辭焯

德垂示無斁牲石是鐫

淳安縣三皇廟碑并序

三皇有廟由唐以來著在祀典故自京師暨于偏州下

邑長吏以時祇奉祠事厥惟尚矣粤若邃古之民與萬

物並育翾狘蒼莽無有區別包犧氏有天下始畫八卦造書契而文籍以生神農氏有天下為之藥石而民不夭敎之樹藝而民不飢軒轅氏有天下服衣裳而民不寒作棟宇而民以有屋廬三聖人開物成務與民立命蓋不止十三卦備物而已聖德神功萬世永頼然則天下後世作為棟宇而旦望展謁春秋薦祀固有國者所以致崇極於先聖以報本始以阜人民而開萬世丕丕之基者也淳安于嚴為壯縣緜代歴祺三皇乃猶未有

廟今部使者江夏魏公某行部至縣問而歎曰是可不謂之缺典歟將圖爲之創建而公私亦竭其費無所從出會民有以事繫官者公爲辨其非辜而釋之既德公甚則相與出己貲願任其興作之費公莫之拒遂度地於縣治西南若干步卜吉庀工首作寢殿肖三聖人象其中翼以兩廡前爲儀門又其前爲靈星門而繚之以周垣内外規制無弗完美累世曠典一旦而備於是邑之士民夸豔懽忻咸願刻辭牲石以示永久爰使來取

文惟三聖人之德猶天然不可得而名也然公之爲是
役則非知治道之先後者不能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
也是故不宜以不書乃著其實而書之繫之以詩曰
皇矣三聖繼天立極創制開元垂憲作則迺造文字以
代結繩八卦肇畫吉凶有徵民曰鮮食皇則粒之民有
札瘥皇則藥之爰服衣裳俗用丕變上棟下宇厥居斯
奠作民父母作君作師皇德如天何以名兹先民反始
飲食且祭思皇之德孰敢失墜維此新廟魏公所成有

寢有門有碩其楹公作新廟匪報皇德凡以爲民俾受多福長吏在廟巫醫在門春秋肆祀錫福爾民皇德巍巍與天終始刻辭金石垂示無止

馬蹟山紫府觀碑并序

鎮江丹徒縣西若干里有山曰馬蹟是爲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左挹三茅右控五州之境岡嶺緜屬林壑深茂其阯盤亘數十里相傳東海青童君所治而老君嘗乘白馬授相骨經於兹蹄蹟猶存故山因以得名山之

東有二洞最爲邃險與華陽潛通水出巖間冬夏不竭雨暘愆期有禱輙應其南有隱君之泉有鍊丹之井而巖谷之幽常産玉蘭香異凡卉歲將大稔則不根而茁焉案郡志宋武永初二年歲在辛酉肇基觀宇以處羽流榜曰福業唐上元令王仲康爲之記所存鐘鉦驗其銘文乃唐天祐七年庚午歲所造鎮江於時爲潤州屬楊氏時梁已代唐而楊氏仍稱天祐其歲則梁開平四年而楊隆演之三年也逮宋治平間始賜今額曰紫府

且賜田及山地三千畮而復其祖建炎後嘗一新之歷歲寖久棟宇日頽未及復新時若有待國家既一海宇崇尚道教皇慶癸丑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實領觀事睹其闕壞大懼無以承景貺而薦鴻釐以興廢舉墜爲己任即捐私槖合公帑徵工簡材撤其舊而大新之是歲秋冬外建三門内創方丈而財用不能繼爰畜爰積閱十年當至治癸亥之冬而大殿乃成又十年當元統甲戌之春而兩廡始備凡庫庾庖湢之屬

莫不次第具完窔宇廣庭華飾炫燿穹檐隆棟光景蔽虧儼然太清之居列仙之館矣至正甲午觀成已二十年其徒以謂觀之託基於是山公之致力於斯觀宜有登載屬予爲辭夫宇宙間名區奥壤大抵扶輿清淑之氣之所鍾然必得至人高士爲之增重而後益有以顯其靈所謂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也是故自有是山不知幾千百年老君乃來赤蹟開秘而山以得名及有是觀又九百餘年薛公於是昭被帝命主兹法席而觀

以復新地以境而勝境因人而著殆有數存其間豈偶然哉公名廷鳳字朝陽蚤學道龍虎山故特進玄教大宗師吳公之弟子而今大宗師于公又其弟子既領是觀至正丁丑奉璽書賜號稱真人領杭州四聖延祥觀明年戊寅兼領鎮江道教兼住持乾元玄妙凝禧三觀大宗師之傳以次及公而公固辭集賢以聞特命加其故號進稱大真人復領杭州道教且主領大開元宫云

銘曰

巍巍兹山名馬蹟發祥應異自古昔陰巖窋洞閟幽閒
福地宜爲僊聖宅爰自棟宇基肇闢閱歷寒暑歲九百
廢興相尋事叵測皇元道教致崇極有大真人尸法席
宏宣至化昭帝力改舊圖新興鉅役土木壯麗功匪亟
餘二十年乃就績耽耽潭潭衆楹植塗塈丹堊絢金碧
林谷煇映咸改色寶旛繽紛華蓋冪雲璈石磬振朝夕
天神來游畢懽懌錫美降康永如式壽我天子年萬億
國祚緜緜與山積勒以兹銘示無斁

义乌县去思碑 并序

義烏隷婺為上縣論風土者謂其民尚氣可以義服不可以力屈故凡來為縣者茍有循良之政以善撫之則民無不樂從而政未有不易成者也國朝之制郡縣各置達嚕噶齊為長官義烏自版圖入職方七十有三年為長官者已二十人而今額琳沁儒林公繼之求其有循良之政而善於撫民者公其蓋庶幾矣公敏而練明而不察勞而無倦仁恕而有容其為政務在抑豪縱邮

窮下使富貧大小各得其職要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
風化所關尤盡心焉先是民之役于官者若於夫傭之
出上府卒吏道至縣者輒覔夫乃行或徒索傭錢而去
縣設闗胥司其出納他有徵斂吏倚是名求之縻錢日
至數百緡公至俾民所出减前十九不啻而濫覔者皆
勿有所與民大稱便田政久廢民或無田而被役而多
田者其役頋與下戶同公奉憲府令盡括其實定著于
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飛寄詭匿多田者則隨其田之

所在驗米之數以受役而下戶細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屬時艱虞鄰境騷動民心搖惑不遑寧居公早夜慰諭令民以十家為甲各相團結且募民丁教以擊刺之法從行村落以察姦宄四境隘塞之處復集民丁戍守之人尤恃以為安適夏亢旱原田告病公齋戒徧禱諸神祠不應則露跣稽首以籲天七晝夜不輟雨乃時降火起市中勢熾甚衆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銜哀以禱解衣投火中火乃撲滅人以為皆公精誠所感以

及有是會歲大祲官民租皆無入庸田使者按視將復徵其半公力沮之言極剴切遂得免十之八民用深德之俚俗惑陰陽家說有親喪十餘年怵於拘忌不葬者公下令以百日爲限仍停喪於家者以不孝論民翕然從化不再閱月就葬者數百喪暇日則坐庠序與學官弟子員考德問業而閭巷之塾亦以時見其師生而奬勸之仲春勸農必躬歷境内語其父老盡丁寧告戒之意歲以爲常所謂公之爲政務以恩惠及民而於風化

所關尤盡心焉者多此類他若縣治頹敝既因舊而大新之三皇孔子廟及繡川龍祈二驛又皆一新其觀縣據孔道觀瞻所係乃即西郭夾崇墉而建門瞰重門而創閣以嚴啓閉以謹候望東江石橋久壞於水重作其二頓橋以復完繡湖隄廢則重築其東隄而植蓮其中並湖之民賴其利焉凡是興作皆使民有道民咸勸趨之公居官六年以滿代去縣民乃相與謀曰公之爲吾縣也不爲他人所必爲而爲人所不及爲有德於吾民

甚厚盡采其足以繫夫人之思者刻之於石以示無忘予為之言曰今之仕於郡縣而能有以及民者鮮矣此親民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葢民心至難恱也而去民尤近者民怨尤易歸舉而合宜彼其心恱也者幾希不幸而少拂其欲焉則衆惡已隨之矣故為縣而能有以及民不為所怨而為其所恱既去而見思若公之於義為者當今之世求十一於千百而已嗚呼若公者豈所謂循良之吏者耶是用道其善政備書為文而興

作之功皆率聯書之公諱烏魯斯字仲弘用廕入官由
涇縣達嚕噶齊調同知蘄喻府事乃以儒林郎來爲義
烏其來以至正九年六月而去以十四年二月云係之
以詩曰
上縣義烏百里之封俗本尚氣禮義則同相時編民孰
脯其衷孰善禦之粤惟我公恂恂我公循良之吏不猛
不寛政以無潋慈愛所推黎庶蒙被贍言百里率囿于
治財維民心公實傷之役維民病公實休之民危吾危

民饑吾饑凡民之菑公實恘之問農何如我耕我有問吏何如我法我守小大富貧既安既阜民亦有言公我父母愛公父母敬公明神公今去矣孰保我人我觀百年如一秋春遺愛之存其曷能泯繡湖之波其清湜湜民之公思有永無斁采諸衢謡勒此道側匪我誇公示後為則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并序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公

僊化于湖州徳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蛻葬于玉壘山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廷鳯實嗣公住持杭之大開元宫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兹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曽祖雲武翼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武大夫某州觀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内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頴悟迥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

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高為梁王文學以事至杭館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即器愛之遂度為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奇爾穆敦驅馳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師丁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真常法師袁州路道録未任改杭州

開元宫提舉宫事壬辰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
仍提舉開元宫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
嘉徐侶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香殿奏對稱旨甲午成
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比至藏醮翠華閣及萬歲
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持杭
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奉香詣闕下隆
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籙江南戊戌入朝扈駕至上京
賜衣三襲賚及其徒已亥春詔公從呼喇珠妃北行梁

王既改封晉公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桓州
化去公煢煢然扈從而歸庚子春侍晉王入覲蒙兩宮
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聖觀印章視五品辛丑
制受龍興路道籙玉隆萬壽宮住持提點實嗣陳公之
職涖事之日開堂演法聽者翕然道價彌振壬寅入朝
璽書加護玉隆癸卯回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人益
謙而屏居開元甲辰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
真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

入覲至大戊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
興聖太后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已酉夏
還居開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
請謝宮事仁宗即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齎
制書即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殿因
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者閎邈矣
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況祉存著專一其
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及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

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眞人非遠臣所可得名臣請固辭不敢稱眞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矣上稱嘆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宫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眞人領杭州路道教諸宫觀事住持開元宫事勑詞臣爲贊書襃揚之仍給銀印章視二品陛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時以字

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當用今命近臣頒示中外爾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真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眞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卯在朝特命内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籙醮事告成受白金楮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

丘及汴朝元宫道谿修武展省先塋而還復奉旨求東
南賢良兩宫錫予加厚朝臣祖餞都門外供帳甚盛冰
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永嘉戴侗六書故
鄱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江南四
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不溪上
適天旱縣令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百寮山
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即圖起其廢
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加于昔開府公以是

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為大宗師於公尤加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為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内府道經弁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夘天師至杭蒇醮禳海患公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醮事至元乙亥春今上命黄真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祥觀建

金籙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宫額加護如前公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裒上所賜冠服及所蓄圖書琴劍之屬簿送宫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宫復以燬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晝曽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即宫中造閣有白鶴飛繞之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開玄有終焉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玄以公生辰相率爲壽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遲子久矣吾將就休息汝其爲我

款諸賓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昃奄然而逝弟子遵治命以時服歛焉所度弟子自陳子浩而下若干人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正系者實惟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大宗師之傳遜讓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於是集賢以聞有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號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主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履貴盛而能謙處滿盈而能虛以故

歷事累朝昭被帝眷躬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士遇之以禮曽無間然性好施予禄廩雖厚未嘗周其用也其所為詩閑遠典雅為世所傳嘗扁居室曰玄覽且以自號晚歲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陽冠白羽衣朱顏鶴髮爽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趣望之者以為真神仙也嗚呼若公者之高節軼槩誠無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為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去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爲物先能安以舒爲而無爲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其德乃真爰與道俱猗歟真人情冲氣和列仙之儒服勤王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内外翼賛玄化助宣皇圖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帝曰汝來陟降左右玉珮璚裾蔽自淵衷便蕃賚予恩優禮殊號以真人帝命有赫形于賛書真人抗言名忌泰甚臣實遜疏維是徽稱孔閟且頤匪臣宜居願歸奉祀以祝鴻釐以逸微軀

亦既歸止葆精養粹味道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天爲徒謂將逍遥後天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何之紫府清都玉塵之山冠劍所藏閟兹幽墟揭辭揚芬載勒貞石永世不渝

書

上平章扎拉爾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禕再拜獻書平章相國閣下禕惟今日王公大臣天子所與共政而列於朝廷之上者

亦衆矣然以元勲世臣之貴備道徳文儒之懿而以天下文才為意汲汲焉扶持樹植甄録造就之者則未有若相國者焉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趨走而願附于門下也褘東浙之布衣他無技能徒以讀書著文為業頃來京師殆欲出所長以自見茍非王公大臣有以扶持樹植甄録造就之其能有所表著乎瞻望門牆及兹兩載顧猶逡廵而不敢進者呈身識面古人之所難也然今士之附于門下者不為少矣而褘也獨逡廵而不敢

進是自絶于門下也求進矣而禕也不自别於其間豈獨非禕之志哉亦相國之所賤也是用誦其所聞以求察于下執事伏惟相國少垂聽焉禕聞國家之所以為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為人才在國家何也天下之事其本末鉅細重輕煩簡至不一也非人才為之用以經綸弛張之安能成天下之務乎人才之衆或富於問學或深於文章或優於才或高於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能至不齊也非上之人有以養育奬拔之安能

成天下之器乎故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在人才而人才之所以爲人才在國家豈非然哉然則國家人才豈非相資而成者哉故嘗考近代所以養育獎拔人才之道矣以爲人才難得而且難知也非博采廣求而多畜之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先館閣以爲養才之地其進之之塗有三而大臣薦舉居其一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者皆於館閣乎畜而優游養育以奬成之故當其時兩府闕人則取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之館閣而

凡館閣之士上焉者皆傑然爲時名臣其次則不失爲佳士足以爲時用是以上無乏才之嘆而下無遺賢之嗟也我國家之制設學校科舉以待天下之士而士之出於山林巖穴間者不必由於學校負瓌奇特傑之器者不必由于科舉故仍有薦舉之法焉士之以布衣而入館閣由館閣而登臺省者往往而是可謂盛矣自頃者薦舉之法廢不復行館閣用人一切拘於常調布衣之士始無所於進矣然猶幸王公大人以人才爲意如

相國者爲之依歸士之有問學文章材行藝能凡一長可自見者皆得以自附於門下不遂至於棄滯故雖以禕之賤微亦不自揣量輙欲自附於門下士之列踰涯犯分之罪有不復避也夫其不自揣量敢犯是踰涯越分之罪者誠以相國垂意於人才爲足恃而禕亦竊恃其譾能薄技或足自効於下執事也相國儻不賜隔絶少加收用使之優游自得以有成則其作爲文章上以黼黻皇猷下以道古今而譽盛德寧能無一日之長而

遂已乎禕嘗觀乎前史漢以下稱良相者莫如唐之房杜而傳之所稱不過謂其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今相國以元勲世臣之貴備道德文儒之懿而房杜之所以爲相者又兼有之則天下之士其仰望於門下當何如哉惟相國重念國家之所以立在人才而益以天下人才爲意不以禕之卑賤爲陋而養育以奬拔之則豈爲禕之幸將天下人才皆以爲幸矣冒干尊崇進退惟命

禕再拜

上蘇大參書

某年月日金華王禕再拜參政相公執事禕聞之文之在天下有載道之文有紀事之文六經之文載道之文也而書春秋於六經則專於紀事紀事而道載焉雖謂之載道可也自春秋内外傳史記而下世遂鮮有載道之文而代史百家之述作無不專於紀事矣然則紀事之文誠不可視載道之文而易之而世顧恒以紀事不

若載道者何哉試嘗論之為文而善於紀事者必其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終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而又其為言也必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而無浮華平易而無艱險斯可以謂之文而猶未也文有體其為體常不同故無定體而有大體必其大體純正而明備而後足以成乎然天下古今之善於此以自成其家者固未始數數然也嗟乎紀事之文其亦可謂誠難也矣褘年十五六

即學為文聞諸父師以謂作文莫難於紀事紀事莫難於造言故其於文凡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喜於論録而於雕刻言語尤切自力既而自惟言者心之發也言之工由乎心之巧心有知矣則於言不患乎不工故自學文以來今又十有五年其於為文凡言之工否有不暇計而所慮者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有不能盡其詳將見於文真實謬亂將無以取信於世故早夜疚心惟欲就文獻之所在而求教焉

求之方今以宏材碩學膺一代文獻之任者執事而已自𢑴㓜時讀國朝文類即有以知執事之志之所存何者文類之書非徒文也人物之言行功業制度之本末後先皆於是乎載以及執事他所為文莫不皆然故知執事之文志於紀事者也言足以綜難遺之蹟蹟足以備難明之狀狀足以發難顯之情情足以著難隱之理者也其言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典實平易而無浮華艱險而又具大體純正而明備者也故論

者謂國朝之文惟柳城姚公清河元公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以及執事皆自成其家而禕竊謂執事之於紀事實過之是則執事之文固海内學者士大夫所取法況禕之有志于斯汲汲焉早夜疚心欲求教於文獻之所在者其為皈戴慕戀當何如耶頃者執事參政江浙禕方從黃公留京師及執事被命召還而禕又就試南歸無由拜瞻道德之光拱聽議論今者使節復蒞浙省禕居浙東實隸部内輒敢忘其貴賤之分冒昧求見書以

爲之先而進拜之資有鄙野之文十篇同獻執事儻以爲可教効所長於左右以遂其求教之志則其於文或者不致真實謬亂可以取信於世而因以文章家知名者執事造就之賜也是故大臣之事以報國爲先而造就人材即所以報國執事於今可謂國之大臣矣造就人材執事事也幸執事圖之禕再拜

上丞相康思公書

某年月日布衣金華王禕再拜獻書丞相閤下禕聞天

子之職莫難於任相人臣之職莫難於爲相夫爲相之難非難於承平之時而爲於天下多故之時爲難天下多故之時爲之非難而能使天下之勢危而復安壞而復完爲尤難矣惟我國家之有天下極海内外罔不一家自古有天下之盛莫盛於兹疆宇混一殆且百年肆今天子在位日久致治之盛文恬武嬉然而豊恒豫大者艱險之基宴安逸樂者憂危之兆乃自比歲干戈並起海内糜沸朝廷之綱紀因之而凌遲邦國之用度因

之而匱乏天下之勢日久必弊昔之安者從而危完者從而壞天下之多故遂莫甚於此時矣天子慨然念天下之勢莫重於東南亟圖有以輯綏之一相之任允難其人於是閤下以元勲世冑豐功茂德之大臣簡在帝心受命爰立行省江浙以膺保釐之寄凡招降討逆賞功伐罪一切軍國之務悉許承制而行自國家衆建行省以來分相於方面者衆矣而秉鈞當軸之專未有如閤下者何者不能任相不足以盡天子之職而任之不

能專則亦不足以盡任之之道況乎天下多故之時不專以任之而望其功業之成就難矣今者元勲世冑豐功茂德之大臣無或右於閤下也天子所以舉東南方面之重一委之閤下而置不問者夫亦盡任相之職而已故自閤下之蒞鎮政教更始恩威並宣弛之張之與時宜之兩年之間訖使東南之勢危者將遂安壞者將遂完駸駸然日趨於無事當是之時人見閤下為相之難而閤下處之曾不以為難者豈有他哉亦不過盡為

相之職而已天子盡任相之職於上閤下盡爲相之職於下上下相成如此天下不復致承平之盛者未之有也雖然古語有之泰山不讓微塵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閤下之爲相爲人之所難爲功業將已成就而草茅之士如禕之陋微猶欲有陳於閤下其亦過聽而曲採之乎禕之所陳其瑣細屑末之事未易悉數而其大者有二焉一曰固結人心二曰總攬政權人心攜貳而不陰有以固結之政權紛更而不

明有以總攬之旨足以爲相業之累閤下不於此焉深加之意則其所成就方之古人或者其猶未至也古之善爲相者三代而下莫如諸葛孔明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不數焉然迹其所以度越於人人者實在於開誠布公信賞必罰而已自今觀之其曰開誠布公者固結人心之本也其曰信賞必罰者搃攬政權之要也二者爲相之先務而閤下固未嘗不已行之而區區猶以爲言者誠冀閤下持之以久而不倦濟之以斷而

不疑天下雖將復致承平不以為已至而遂已也如是則閤下相業之成就將匹休古人豈惟方之孔明而無媿且與三代之相伊傅周召之流並馳爭驅而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夫以閤下以元勲世冑豐功茂德之大臣受天子委任之專而又為相於天下多故之時不以為難如此是皆古人為相者之所難能兼處古人之所難而成就乎古人之所必至閤下力行之功至是將不容但已而固何暇於區區之言顧乃不能自已冒陳于閤

下踰限越分之罪不復避者其亦犬馬之誠而已伏惟
特加裁察而圖所以進退之幸再拜

王忠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忠文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王忠文集卷十七

明 王禕 撰

題跋

跋太極賦

唐宏詞之論傳于世者唯韓文公所試顔子不貳過一首制舉之策載于史者唯劉蕡所對一篇皆非係重輕於科目者也吾黄先生此賦其亦不以科目為輕重者

乎天下學者家傳人誦而錢君復以隸古書之以遺諸同志可謂知重矣

跋玉枕蘭亭帖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為之宋景定間賈氏柄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此本後有右軍小像且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跋先世墓志

家君既録十世祖宣奉公以下三世墓志行狀壙記為一編而識其後禕繼得淇水李公所纂恩陽府君此銘謹附録焉由宣奉公下距府君凡三世自府君以上家譜闕逸世次不可考已謹按此志序云五季末其先自會稽徙家義烏而府君葬於鳳林鄉及考宣獻樓公鑰所纂丞相魯公文定公行狀亦云王氏五季避地居義烏之鳳林與李公所序合二公撰述可信不誣而六世

祖朝奉公行狀謂其先濟南人靖康間始居義烏者豈以八世祖正議公嘗宦居濟南後復隨渡江而歸故云然歟至先大父石峽山長公序家譜又謂自李唐以來著籍於邑之鳳林豈所謂李唐蓋後唐歟傳聞異辭若是謹記于此庶幾春秋傳疑之意焉

書友人解嘲後

君子守其在我者而已道之在我者吾能守其如此一定而不易也曰吾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富

貴也於是物之自外至者舉不足以動吾心而奚服蘄人之知乎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又曰禮義之不愆何卹人之言殆是之謂也雖然詩所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者言天之終定也而或者以爲人衆能勝天人曷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爾古之君子不敢取必於天而況蘄知於人乎嗚呼是穮是蔉雖有飢饉亦有豐年吾知穮蔉而已豐凶非所知也因吾朱君解嘲有作輙書其後且以自警

云

跋圯上進履圖

右張子房圯上進履圖按黄石公記黄石鎮星之精也黄者星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予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葢真以黄石公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黄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書段吉甫先生示甥詩後

夫詩之感人者非感之者之為難乃不能不為之感者為難也是故發於情而形於言故曰詩情之所發誠則至焉誠之所至其言無不足以感人者惟夫能知其可感而有感奮發懲創而不能自已焉斯又不易能矣今觀段先生之詩所以示其甥者至情迫切溢乎言辭其甥趙君輒能感之而疾以瘳吾於是知詩之感人其効乃若是也昔有病痁者杜子美告之曰誦吾詩可治如

其言而疾果愈其事豈與此適相類耶子美所告者常人其相感且若是矧先生於趙君天倫之至者耶管子謂止怒莫若詩噫是豈止怒而已耶

跋顧次鳳先生書

宋永嘉顧次鳳先生論朋黨書一篇其五世孫元龍出以示禕嗚呼自昔朋黨之興君子小人之幸不幸不同而其為國家之禍則一而已漢之朋黨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之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至

於宋則自元祐而崇寧而紹興而慶元君子小人又迭為勝負而其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職此之故者也先生此書乃紹興間論秦趙黨事其言直而厲辯而不計雖不明指其曲直而其曲直隱然自見是時先生沈淪下僚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是區區者誰實使之蓋是非之心夫人所同而仁人志士忠義之所激者然也嗚呼藏孫有後吾於元龍尚有望焉

跋至治鹵簿詩

至治鹵簿詩一首五十韻翰林直學士致政袁公所作

惟我國家禮樂之盛超軼前代當太宗皇帝時即已訪

求郊祀之制憲宗皇帝遂親祀于日月山世祖皇帝始

建廟堂成宗皇帝肇祀郊丘武宗皇帝躬行祼享至英

宗皇帝乃備大駕鹵簿而儀制於是聿新此袁公之詩

所為作也按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唐王象亦圖大駕

鹵簿宋王欽若修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絲增

為三十三卷葢鹵簿者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故昔

人將以鋪張其盛必著之於圖載之於記而未有紀之以詩者以詩紀鹵簿吾於袁公此作有徵焉讀其詩非特度制儀章可以槩見而國家一代文明之象固煥然目睫間矣嗚呼盛哉

書馬易之潁州歌後

狀物寫景之工固詩家之極致而係於風化補於世治者尤作者之至言易之此詩葢兼得之矣

書趙泰州平反記後

右趙泰州平反寃獄記處士遂昌鄭先生所纂按王晥以名家子被推擇從事淮東帥閫帥臣愛其材甚信用之晥性剛介頗與物忤人以故銜之者衆一日閫中張宴晥以膳夫翟甲修具不謹俾左右杖之者二時翟身已染疫越五日乃死揚州録事判官石乙嘗以事銜晥搆翟妻訴于官誣翟之死由晥踢傷其右脇縶晥鍜鍊使誣服具獄上大府知其寃而莫能决乃以委泰州尹趙公𤅢之公考問左驗具得石擠陷晥狀得釋晥于獄

以其罪罪石其誣證者四十餘人皆坐罪晥寃遂白凡記所述千餘言大要如此頃予留京師聞諸公間道晥寃事莫不為之歎息繼聞其事白衆莫不多公之為記稱非公儒者不及此其信然哉昔范文正公官廣德獄有寃輒抱具獄與上官抗必如其見乃已名節用是顯當世而其後遂大用令公為泰州政績昭著非止晥一事然則文正之名節固人所望於公而亦公所以自任者歟公名儼字子威

跋宋景濂所藏師友帖

右待制柳公侍講黃公及吳立夫先生與其門人宋君景濂手帖景濂受業於吳先生最早繼乃登二公之門平日往來書牘殆不止此然即此三帖觀之師友之誼固藹然筆札間矣褘生也後不及事吳先生而幸嘗及柳公之門若黃公之門又獲久游焉故於景濂雖無能為役然竊有同門之好令柳公已不可復作而黃公方以衆謝得請歸老于家適景濂以此三帖見示因識氏

名于後庶幾自附於同門之列云

題南山圖後

休寧戴君庭芳生不及見其父而其父南山隱居之所釣游之遺境故存乃圖而著之葢庶幾以時披攬若有所見焉耳然則可見者圖而所不可見者果圖所能盡乎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君豈有得於斯乎嗚呼雲烟卷舒草木榮悴圖之所著即境之所存也吾知使君以及君之子孫目擊心維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者斯圖

實其兆矣而徒翰墨之工而已乎

書堵無傲被誣事後

予友堵君無傲之被誣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為之歎息焉嗟乎事有合於清議之所同者豈不以善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乎初無傲以學行受知魯國王丞相至正戊子擢監修國史掾史王既罷相遂以便養調補江浙行中書省掾吳人吳溥泉雅與無傲交偶以事銜無傲輒告無傲所自陳占籍不實且恃勢沮遏官府

事時有辨章方信用無傲而浙西部使者與辨章有隙則遽取其告欲因無傲以中辨章無傲既就考問即自誣服猶未快其意又鉤它事謂其實受賕而固未嘗有左驗也凡無傲被誣終始如此天台朱伯言號能文章故為序述其事且反覆論辨甚悉然竊怪其於人之氏名皆諱不書或曰不書之者所以忍之也夫春秋之法直書而善惡自見諱其人不書以忍之孰與直書使善惡自見乎或曰不書之者非忍之蓋忌之也夫忌其人

則不必述其事既述其事矣又何忌之之有乎且伯言以謂述其事者數當時以非罪加有學行之人也予以為有罪無罪其實在我我實無罪矣則夫一時之累我者果足為我終身學行之累乎雖然世之有學行而以非罪廢者多矣固不特吾無傲也有若臨海陳敬初與無傲學行相上下後無傲擢掾一歲宰相用為經筵檢討會宰相去位人疾其進爭以危言中之幾蹈禍不測而御史有以私意惡之者因遂以為言敬初之去也士

大夫為之歎息猶無傲之去伯言所謂惡傷其類是也
抑予聞無傲就逮時其平日所往來皆畏避無敢往視
獨楊敬和者蓟邱人見無傲被誣不翅如已無傲既誣
服而貧無以為贓敬和為奔走假貸至廢寢食成疾故
無傲賴之得免被苦楚葢其人勇於為義類乎古之卓
行君子予嘗欲傳其平生行已未能也然則觀其所以
為無傲則善善惡惡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其果可厚
誣也哉予因伯言所述既為無傲解且并道敬初敬和

二人事以致吾意同志之士尚亦有感於吾言矣乎

跋王丞相家藏劉侍讀帖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公之題識當淳熙九年於是居相位已幾一年矣故云覲于東府而并用三省印及冀國公章按公七年以樞密使始封信國八年拜右丞相復封福國九年進位左揆乃改封冀國至十三年遂疏封於魯其封冀在九年之九月而題識實其年之六月則冀國印章

盔題識後續所用也此卷爲公五世從孫闇所藏俾禕書其故如此若劉公筆法之妙諸公論辨已悉茲不復言

書李導道臨米元暉畫後

國朝李集賢其人品視宋米南宮葢無愧此卷海岳庵圖則南宮之子元暉所作而集賢之子導道所臨者也南宮之有元暉集賢之有導道又何絶相類耶欲知其兩家父子之藝能覽此卷亦可見矣

書王大參詩後

故大參王清獻公以文學政事歷仕外服蔚有重望為一代之名臣其平日常自誦曰吾平生無它長唯忠於君孝於親而已夫忠孝臣子之大節而公能兩全之則其所以自致者為何如哉此詩乃公手書以遺其孫禋者也時禋生甫及晬而期之之語亦必首及於忠孝嗚呼小子禋爾祖之望于爾者厚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尚克敬承之哉

跋石鼓臨本

岐陽石鼓三代石刻之僅存於今者也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後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則其見寶於世可知國朝既取中原乃輦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於是近時搨本日以廣而字畫益漫漶不可辨矣吳郡錢伯行素精篆籀之學其臨此本深得古人筆法殆所謂具體而微者乎

書俞生擬古詩後

古詩始於漢之十九首魏晉以降唐李太白有五十九首宋王介甫有二十八首其去三百篇雖已逺而賦興比之遺意猶有存者友人俞仲圭力學而好古讀書之暇著擬古五十首視太白雖略少比介甫則已多而要其旨意大抵出於十九首之餘使仲圭由是益以其所有見之於言積而至於三百篇不為多也雖然三百篇非出於一人之手而亦非一人所能為後世視古人為

何如而顧欲以一人之所能兼乎古人之所不能亦難矣且古今言語之足以傳世者片辭半簡或可不朽固不可以夸多鬭靡為也仲圭苟復由博而反諸約雖不能五十首何不可乎

跋吕大愚帖

大愚先生吕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修職郎即請祠禄調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掾召除

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為大府寺丞
慶元初孽韓柄國趙丞相汝愚既貶一時正士悉被斥
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明
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
歸葬于婺後九年韓氏始以誤國毒民殛死嘉定更化
旌閔遺直乃詔贈朝奉郎直祕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
賜謚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寶之以官於是上距其卒
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

時所遣其在台州適歲大祲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
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眾使者言于
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
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
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為
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
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
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

之道者矣此帖予得於友人邵彥撝既具記公本末因并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為不可及云

跋曾茶山帖

茶山先生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父贛人也父準贈少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於外家為多大觀初以蔭入仕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文清其子逢字原伯徽猷閣待制逮字仲躬大理

卿皆為時名卿一女歸于倉部郎官呂公大器實生東萊先生成公祖謙大愚先生忠公祖儉而忠公又大理婿也公此帖不知遺何人而首尾有徽猷大理之名當是尺牘内幅所謂外孫則指成公忠公耳初紹興間倉部之伯父中書舍人文清公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歸南寓信之廣教寺而公亦繼來遂相與定交焉後公退老于越而中書則定居于婺寺僧因作祠祀二公曰兩文清祠南澗先生韓尚書無咎記之夫以兩公

氣誼相孚於一時而姻連克紹於累世殆非偶然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於家庭傳習之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哉此帖予得于族人王仲昌

跋七歌六歌後

杜工部七歌乾元庚子歲由華州司功棄官自秦州如同谷所作當艱難險阻之時發激烈悲慨之語讀者猶為感憤而況於親履之乎文信公六歌實繼工部而作

信公為宋丞相國既滅而身已俘遂秉大節以死其所履者又非工部之比六歌作於至元戊寅五月渡淮而後傷家痛國悲慨激烈之甚比之七歌尤人所不忍讀百世之下讀其辭而有不為之感憤者尚為有人心哉今吳君合二人之作書為一卷以表顯之葢庶幾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書徐文貞公詩後

至元大德之間東平李公謙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文

貞公琰並以文學政事為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大老而徐公尤長於詩初未嘗琱刻藻繪以為工而中原渾厚之意隱然可以槩見公持部使者節浙西吳興沈成之受知於公居幙下為公手書此卷字畫嚴重而端謹足以稱其詩焉此葢國家太平極盛之際也數十年來士大夫氣習益下詞章日墮於纖靡翰墨日趨於頽媚遂無復嚮時餘韻矣詞翰細事耳於此不亦可觀世變乎

跋周益公祭文稿

益公年七十九以嘉泰甲子十月薨此文作於紹興壬午時年三十有七故曾齋王文憲公謂為中年之所作當時贈官制詞稱公年幾八衮研精弗倦於簡編而況中年有作宜其臨文詳審如此是以為南渡後文章一大家也公作此文在四月時猶為祕書正字至五月即遂有監察御史之命矣所祭安撫寶文戶部許公不著其名字當别考云

跋古文孝經

孝經古無章次至唐始定次為十八章而名其篇目近世大儒復因其章次定為經傳雖聖賢之旨賴以著明而其古文世鮮有傳之者矣吳君孟思篆隸妙今世其用隸古書古文孝經庶幾古意之存者耶

跋黄山谷贈元師詩

黄文節公以元祐史筆守正不阿時相擅權者摘其事將瑕衆正而殄之於是有黔戎之役巖狖之與居流

落間闒者久之元符三年庚辰徽宗初立登顩衆正收錄廢棄之人公乃有復朝奉郎知舒州之命十二月發戎州至瀘州明年辛巳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發江安而東浮湛荆鄂之間而小人承望時好攟摭其承天院記語於是復有宜陽之行莽羅艱險竟以廢終公在戎州時嘗作詩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及是至江安而元師自榮州來追餞故復用前韻賦此詩贈之末識曰正月辛未實其月之十日也公此詩辭沖氣夷尊君愛國

之意溢於言表故前輩謂公黔州以後句法尤高其書
此詩體逸韻勝筆勢殊超邁可喜葢其字法至是亦復
高矣豈已造行安節和之時耶此卷為秦中王家物故
其子婿識于後先師黄文獻公嘗有跋尾吾友章三益
近購得之則跋尾已不存矣謹重録之如右而并志其
詳焉

跋東坡書淵明詩

蘇文忠公嘗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今觀所書淵明詩

字徑數寸而用筆沈穩結體嚴密英姿傑氣超然於筆墨畦町之外孰謂果不如小字乎魏文靖公謂其早歲字體與中年以後極不相類意此必其晚年所書者也

跋宋太宗御書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内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而皆内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内夫人批皆用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

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質且不用御寶葢親筆也後一札詞既温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葢御寶批也習典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

烏珠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猊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閫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

若長驅汴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
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
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
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
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
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須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敵與
札中語合則其為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
且置之死檜令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

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為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奸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為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克金露布

嗚呼靖康之變中國之禍極矣宋金之讐所謂不共戴天者也而南渡君臣乃至於忍恥以事讐何哉孽秦之

罪於是上通于天而當時仁人義士所為扼腕切齒而深悲也端平初元上距靖康且百餘年開邊之議訖無所成而金人至是亦再南遷國已不能為蔡城之滅豈天實為之乎然而名則為復讐故其露布之文理順而辭烈使昔時仁人義士及見之庶足少紓其悲矣抑亦孰知唇亡齒寒古有明鑒金雖克而宋隨之為尤可悲也露布為忠翊程君萬所簒君時在制置孟公幕下以任不大顯史故軼其名而時異事殊其文今亦無能道

之者其曾孫椿獨拳拳思有以表章之此其為志不又可悲也夫

跋西臺慟哭記

文信公忠義之盛近世罕比其英聲烈節雖使亘萬世不朽可也謝翺先生公門下士也國既亡而公亦死傷悼激烈之情每託於文辭以自見於是西臺慟哭記作焉太史公曰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先生之謂乎吾友張君丁雅好古道取先生所為

記訂其歲月演其旨意而使之傳其用心甚厚又豈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行益顯者邪嗚呼是其可傳也已

書宋氏世譜後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為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為可徵是故庭列鼎彝冠襲組綬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肖祚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為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于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為業於是景

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内由布衣官太史為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黄氏世畜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令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黄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

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譔世譜登載甚悉禕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于篇末

書代祀馬援頌後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齎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横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所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蔵事葢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迺洪武四年二月

十三日丁卯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為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韙之謂廉善為使云

跋重屏圖

右重屏圖不知畫者為誰余按宣和畫譜周文矩王齊翰皆金陵人皆善畫人物仕南唐皆為翰林待詔而皆嘗作重屏圖傳于世此卷筆法精妙非名手不能及此

況絹素亦數百年物意其或出於二人者所作友人徐叔讓近於金陵市中購得之以示孫君子林子林於令以善畫聞謂為趙千里畫其所鑒定當可信非余所能知也

跋顔真卿誥

按宣和書譜御府所收顔魯公正書六卷其一曰顔允南母商氏贈誥即此卷也其謂殷為商者避宣祖廟諱耳又按宋會要紹興五年魯公遠孫邵卓等齎魯公所

自書誥身授進然則魯公自書顔氏誥傳于世者固不止此一卷書誥特據御府所有者言之也禮部黄公購得此卷什藏惟謹是誠可寶哉

跋趙魏公帖

歐陽文忠公跋王右軍法帖謂法帖者其事皆弔哀候病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横生故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趙魏公此帖葢得右軍遺意識

者尚以文忠之言求之

跋黄庭經

黄庭經刻本出扵泰州者傷扵骨勝出越州者病扵肉多此本迺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信爲佳本海内絶無而僅有者也

跋東方朔賛

右軍小楷書留傳今世者僅有東方朔畫賛及樂毅論曹娥碑黄庭經數種然歴代摹刻失真佳本絶少令觀

此本意韻俱勝世所不可多得者矣

跋宋戴二君詩

古詩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後十首則景濂以荅叔能者也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十年以來學者士大夫往往詘於世故之艱難溺於俗尚之鄙陋其見諸詩大抵感傷之言委靡而氣索放肆之言荒疎而志乖爾雅之音遂無復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詩之倡𤸎䓁傚於蘇李譬猶律呂之相宣規矩之互用

然其為言或務簡淡而其思遠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鮑謝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連類撫事興懷則又俱有陳子昂朱元晦興感之遺音焉嗟乎詩道之廢久矣吾讀二君之作於是有慨夫古詩之緒未終絶也孔子曰詩可以觀讀乎其詩則其所可觀者可得而見矣

跋五牙元精經

五牙元精經金華宋君景濂所撰宋君博極羣書以文

章名今世於吾聖賢之學既造其至而二氏之道復兼通焉其用老氏法製為此經語韻似黄庭辭采似真誥而玄要眇指皆本於道德經過此以往則非予所能知矣予讀而愛之故為繕書一通以遺茅山宗師王公云

跋趙魏公千字文

趙魏公書法之妙冠絶當代早歲務模倣古人用意極精密至晚歲則融會變化自為一家矣此本千文乃其中年所書故猶用智永筆法而未盡變臨學之家尚寶

用之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予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辭不皆精純而其體制往往或戾於法度心未之好也今年秋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辨道理談名義葢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者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

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不受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不辭疏聞朝廷不之强也居無何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

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詬辱者久而忠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懽且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茍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乎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呼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則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覩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

韓致元所爲辭章凡近纖靡有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君子益深許之其所爲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恩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爲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

書胡山立先生詩稿後

詩之爲用其托物連類足以寓人不能宣之意其引義止禮足以感人不可遏之情故自三百篇以後歷世能

言之士比比有作各自成家而又不可廢者矣廬陵胡山立先生善爲詩其詩於五言尤工其意之所寓皆人言所不能宣者而言之能曲盡其情狀至其感人之情或懲或勸有不可遏者油然而生莫知其所以然者焉嗟乎詩至於此夫豈易及也哉葢先生仕異時嘗致位光顯長於政事詩特其餘事耳然即是論之已可以自成其家是其有不傳者歟

書劉宗弼詩後

詩貴乎純純則體正而意圓體正故無偏駁之弊意圓故有超詣之妙詩之可貴者其不出於此哉章貢劉君宗弼善爲詩而其於選詩尤工蓋出入鮑謝而闖曹劉之域矣其體裁正故偏駁之弊絕焉其語意圓故超詣之妙臻焉是可謂之純矣詩至於此夫豈易能也哉君以文學起家以政事名世詩特其緒餘耳即其詩以求其人是在世之知言者焉

辭

採芳辭題顧仲英緑波亭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蹇好修兮樂逍遥以容與采衆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葯在渚秋風兮春雨葯以為房兮杜若為户芳菲兮襲予羌獨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水波深兮使我延竚

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伊春水波兮孔深涉波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蘭報子兮緑蘋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倫願歳晏兮為期

毋相忘兮水濱

瞻雲辭并序

吾鄉友陳君克剛奉其親之命宦游于外而思親之意未嘗忘也文昌汪公題其軒之顏曰瞻雲予為之辭曰

瞻彼白雲兮南山之陽維親之居兮雲之所藏子之親思兮曷其能忘親雖莫將兮雲則在望朝夕引領兮中心皇皇白雲兮飛揚子在遠兮親在堂親之命兮子奉以行嗟子雖遠兮其又何傷願益勉兮令德懋爾親兮

樂康

招遊子辭并序

吾宗兄存誠甫名其齋居曰遠遊昔者屈原放逐之餘眇觀宇宙欲制鍊形魂排風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故遠遊之歌所為而作今存誠之有取於遠遊也豈猶原之志歟予因反其意為辭以招之庶幾其不騖於虚遠而為吾聖賢之歸然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為譎怪之談荒淫夸豔之語今亦無取焉

辭曰

遠遊雖樂兮樂不可極只子兮來歸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方弱水舟輒覆溺只西方流沙車不可歷只北方大漠絶人跡只南方炎荒路險以棘只顧瞻四方㡢㡢所適只遠遊雖樂將焉止息只子兮來歸反吾故居只居爾之居復爾初只仁以為宅邃且虛只以禮為門義為涂只大中為室至和為廚只八珍奇味道之腴只文章燦爛錦繡敷只盛德光華被厥軀只慈儉是寶

謹蓄儲只御以矩矱乘恕輿只子居其中樂有餘只瞻前無憐後無虞只天君泰然靜以舒只聖賢與處天為徒只洞視八荒眇一區只坐閲千古猶斯須只子毋遠遊苦驅馳只子兮來歸反故居只

印譜題辭

太樸既散人文肇興厥初字畫用代結繩維鳥跡科斗詘曲縱横逷哉邈矣莫覩其名迨乎篆籀繼作體制情狀參造化以成形或勒諸鐘鼎或刻諸印璽或簡冊是

載䖍琬琰是登垂諸後世昭然如日星然而印璽之制
始自秦斯繇漢曁魏犇世遵代承方寸之廣斲玉鏤金
字奇而畫精龜螭其紐紫綟其綬而尊卑等殺因之以
明䖍用之公府䖍用之私家封泥署紙信施令行嗟物
有不朽歷緜禩曠齡流傳世閒雖土蝕石剥而質猶堅
貞有若上方殿中長樂未央都尉司馬徹侯列卿有若
叔孫通公孫宏周昌韋賢賈山衞青公私所用若此等
類不可悉稱浦城楊君博學多能遐搜旁摭忘寢食以

留情拓其文于紙朱膏墨凝會萃而譜之歲輯月增古款異識羣分而類并礔如殘圭斷璧舉手可掬又如貯金而滿籯一開卷間古人之精神粲焉猶生襄陰王公鄱陽周公以序其說語意渾成金華王禕推演其義為續題辭如組訶之著銘博雅之士尚於斯有徵

望雲林辭并序

撫之金谿有崇山曰雲林焉三十六峰拔起天半而岡嶺分屬蜿蜒磅礴綿亘數十百里扶輿清淑之氣於是

焉鍾吾嘗意其穹林邃谷之間必有長往高蹈之士獨
居之此其人且銷聲閟華隱約以自晦而其中之所負
倜儻瑰偉人蓋有不可及者矣然莫得而知也至正中
予識葛君元同于錢唐君故家金谿時方棄官廣東而
還因得其人固知其中有所負倜儻瑰瑋者矣而不能
久相從也别去一紀乃始知君隱居雲林環土為室誅
茅為廬於以究明性命之學邈然不與世接久矣嗚呼
天下喪亂十年于兹易所謂天地閟賢人隱之時也當

是之時衆猶膂膂焉羣趨競騖蹈死地而奮不知止視夫長往高蹈而遊乎方之外者不啻神龍之游玄間其可見而企之耶向吾所謂銷聲閟華隱約以自晦者葢今於葛君有徵矣余也憂患之餘欲遐舉遠引而不可得瞻望雲林於千里外殆不勝夫慨然之思思之不得見故辭而著之以致吾意他時倘獲從君游虛極靜篤之道願相與商確之辭曰

夫何雲林之崇崇兮鍾粹靈于下土峻峯峭以崔嵬兮

絕谷嵌其幽阻既窈窱以尋壑亦崎嶇兮陟岵杳冥冥兮儵以舒澹容容兮或為雨猨吟啾啾兮慘其傷神桂樹團團兮聊以延佇匪伊人之離世兮孰盤桓以兹處深山大澤兮龍蛇所居我懷伊人兮龍之如斂神施於淵黙兮泯靈化於太虛夫豈厭世以自詭兮固與道以為徒靜吾守夫玄玄兮動吾游乎物初何高風之矯矯兮曾可念之不可即欲往仍之兮路遥遥其阻隔水孕珠兮媚川山韞玉兮煇石望雲林兮藹藹知德人兮隱

跡邈千里兮增思使予懷兮悽惻倘乘風兮相從竢羽翰兮白日

衍漢請雨辭并序

按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大旱雩而請雨自季周以來正雩禮廢凡旱太常祝天地宗廟而縣邑之間亦禱社稷山川具有其法即古雩禮也獨其請辭太簡故從而衍之辭曰

皇天維仁覆養下土誕播五穀以食烝人惟人大命厥

繫於食食有弗給人用隕絶今兹遘菑旱魃為虐嘉澤
愆期害我稼事皇天在上顧若不聞蚩蚩者甿匪神焉
怙維神共工威靈於東布宣陽德肇毓庶彙維神蚩尤
雄長南方赤熛烜赫物用暢茂維神后稷體配土德稼
穡之事寔主司之維神少昊載掌金行盛德所被萬物
歛擘維神玄冥北土之長水性潤下物賴以成天維至
仁惠愛均洽及下之恩神宜導之今兹告旱穡人嗟悼
神其俯聽鑒我純精開陰閉陽斡運玄化雨章大澍無

弗霑丐五榖成實歲登有年酒醪孔馨牲牷載腯土龍既馭色繒在簴稽顙以請我辭豈繁辭繇情宣維神鑒之

補漢攻社辭并序

大水鳴鼓而攻社周制也漢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以縈社擊鼓攻之攻之宜有辭而史軼其録竊補之焉辭曰

天地二氣陰陽並行陽尊陰卑陽順陰逆以卑陵尊以

逆犯順厥成沴氣鬱遏弗舒乃為洚水用作民害包原
冒隰漂泊廬舍六畜流亡五穀閼絶貴賤失職靡所底
止民生之害孰甚於兹維社有神民所依怙致兹菑害
責則有歸朱繩以縈伐鼓鏜鏜匪神是責維義是攻維
神之職寔司太陰尚守是節勿犯勿凌劃𠜾𩆵霳退避
陽精俾二氣以和祲沴弗行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民藉
庇休以安厥生我言是欽則維神有靈

述漢祓辭并序

漢西京嘗以八月祓於霸上及東都又以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潔是祓禊之事漢所尚也然考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釋者謂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釁浴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則固不特漢制為然已夫祓亦祀屬當有祝辭雖傳記無傳不可以無述乃為述之辭曰

青陽顓序和氣畢達羣情𢘑茂萬物昭蘇有生之倫莫不興悅振作鼓舞迓續禎祺昔在成周禮有除祓釁浴

滌蕩福祉用承維兹季春仍履令節敬龔往制祓事式修洗濯宿垢袪除積疢俾躬大潔丕冒至和咸被靈休均沐玄化自今伊始迄于艾耆樂且無斁永保貞吉

晋漢儺辭并序

周禮時儺四時皆作以索室毆疫惟季冬大儺釋者曰大儺所以扶陽抑陰又曰逐衰而迎新也漢儀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懽呼周徧前後省二過持火炬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其倡和之辭意者或有闕略爰據舊文而加葺焉辭曰

惟皇建極以正萬邦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如日麗天赫赫大明孰爲沴曀敢干其光千門萬户惟皇之宫百神呵衛萬靈翊襄隤祉山積儲慶雲蒸正氣充斥蓬勃浩穰豈容伏陰潛損太陽汝等惡鬼爲類寔衆揺舌煽毒鼓手肆殃播爲疾疫戕及善良蓄奸竊保孕妖茍容幽房隙室匿影隱蹤皆陰之屬不圖退藏曾是蛇虺仰窺神龍維歲之臘陰慝告窮新陽肇生萬物咸昌凡汝陰類悉就消忘汝不急去曷容汝躬吾使胇胃食虎甲作

食殂雄伯食魅伯奇食夢攬諸食咎委隨食觀錯斷食巨騰簡食不祥共食蠱毒窮奇騰根共食磔死祖明强梁十有二神追捕惡凶以遏汝軀以拉汝吭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桃弧既張葦戟甚剛天威咫尺汝膽有弗喪汝其亟去勿得留行

蹇漢禡牙辭并序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肄師為帝位禡於所征之地詩曰既禡既禱釋者謂至所征之地

而祭始造軍者乃黄帝及蚩尤也漢祀八神其三曰兵
王祠蚩尤高祖為沛公禱沛祠黄帝祭蚩尤於庭而舋
鼓即所謂禡也武帝時伐南粤為泰一鋒旗命曰靈旗
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伐國後世禡牙之制其昉於此
故為篹其辭辭曰

天生五材厥重於兵先王制兵匪為民毒以康不若以
匡不義式遏亂略以綏靖民蠢兹蠻方搆禍鼔舋自作
弗靖用速罪戾干國之紀刑兹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

名六師既飭爰方啓行肅將天威指兹伐國惟神聰明正直是與佑善助順敬承天道尚資神力佐我戎事殄滅兇惡俾就蕩平天兵所加勝氣先見庶底于理毋作神羞

李檖字辭並序

南昌李克正甫之令子名曰檖既冠朋友為制字曰孟敷克正甫謂其友王禕曰吾子幸冠宜受教於先生長者而僕忝交於執事盍有以教之余惟古者字必有辭

所以演繹名義而示夫規戒之意者也考之字書樾者木之陰也陰而敷焉則其庇也廣矣君子之為德也亦然學既殖矣措諸事業不猶其陰之敷歟用即此義辭而告之嗟乎小子樾其尚因余言而重自勉哉辭曰

君子為學本乎心身禔身以禮宅心以仁內外交修厥德乃尊擴而充之厥蘊用施事業之廣見於云為利澤及人繇德之推如彼木矣植根既深培之灌之挺乎森森迺為林樾有鬱其陰陰之廣矣厥敷以周其覆十畮

其庇千牛行者過矣以息以休維爾小子方茂爾年尚勗爾學以希聖賢以用於世斯德之全爾名維樾爾字維敷顧字思義爰展爰舒毋過爾躬毋局爾軀期底于成復昌厥家我爾執友發言匪夸爾服我言維爾之嘉

王忠文集卷十七